

Conservation sur la religion
cours

中
心
書



忠言

張志水先生出身是上海人。今年到徽州府山裡去收買茶葉。一天在茶館裡。碰着一個山裡人。看來衣裳楚楚。文文雅雅。却是個有道君子。問他尊姓。答說姓李。問他尊號。答說草字靜山。問他貴業。答說兄弟稍識幾個字。向來教學活命。但是文理淺了。不過教教小學。俸金很少。入不敷出。活的是苦命。怎像貴客。家道充斥。做這大買賣呢。李先生也寒暄了幾句。都是不着要緊的話。正在閒談的時候。有一個天主教

的教士。和一個司事。騎了兩匹騾子。在街上走過。看教士的樣兒。年紀約四十以來。鬍子很長。挂到胸上。聽說是法國人。姓桑。不知道是不是。李先生一看見那兩個人。就忿忿不平的說道。那些洋人。真真可惡。我們中國教門還少了麼。要他們來傳什麼教呢。聽說這些人。都是從你們那裡來的。是不是。張先生說。教士先到上海。後來分往內地的。却不少。到底中國二十餘省。處處有教士。豈是都打上海過的呢。莫說中國處處有教士。就是中國人。進天主教的。也處處

有。人數也多。不知道幾十萬人。只你們山裡。還沒有
就是了。李先生說。這還是道光二十二年。洋人進中
國。五口通商的害處。若使洋人不來。那裡有這些教
士呢。張先生說。老兄。你看書沒有多。所以說出這種
話來。天主教入中國。已經好幾百年了。在元朝已經
有天主教了。在明末的時候。利瑪竇入中國。傳教狠
廣。順治康熙年間。湯若望。南懷仁等。做事極大。皇
上和大小官員。都重天主教。那是一總人知道的。如
今。皇城裡也有天主堂。鑿鑿可証。不必講別的事。

只看西洋和中國的上下官員。都同教士們往來。以禮相待。並不禁止他們傳教。還竭力保護他們。皇上也出了諭旨。隨便百姓們進教。並不阻擋。可見天主教是正大光明的教。不可拿邪教來比的。李先生說。天主教既然正大光明。國家准行的。爲什麼常常惹人不服。只聽得這裡打堂。那裡鬧事呢。張先生說。老兄莫怪。那打堂鬧事的。都不是善類。往往是游手好閒的人。聞得外國人銀錢多東西好。想去搶他們。所以造言生事。捏出多少不中聽的話來。煽惑愚

民。激動衆怒。叫百姓上他們的當。逞一時之忿。就燒的燒。打的打了。但燒打以後。弄的不得了。官長把出首犯事的人。從嚴懲辦。又出錢賠償教士們。然後了事。李先生說。老兄也喫了教的麼。爲什麼把天主教說的這麼好呢。張先生說。喫教不喫教。且慢講。你知道我是茶商。不是傳教的人。只因爲從小兒曉得天主教的事。今日偶爾相逢。談及天主教。不得不老實告訴你。李先生說。不差。我們倆雖不是舊交。總該老實告訴。纔是道理。然而依我聽來。天主教壞的一言

難盡。張先生說。請問什麼樣呢。李先生說。兄弟生長
山中。並沒到過遠處。只一年兩三次。到本縣城裡。坐
坐茶坊酒館。嗑嗑茶酒。曾有幾次。聽別人講天主教。
真是不堪情狀。張先生說。你聽得了什麼呢。李先生
說。聽講天主堂誘拐孩子。挖他們的眼。剖他們的心。
不知道害了多少性命。張先生說。天主堂裡要人心
眼做什麼。李先生說。聽講心眼可以做拍照的藥水。
又可以做千里鏡。張先生笑說。老兄真是沒有出門
的人了。現在拍照的各個通商碼頭上都有。并且中

國人會拍的也多。請你去問問他們。拍照的藥水。不是心眼做的。這樣的胡話。前數十年。還有人信的。如今沒有人信的了。至於千里鏡。不過用幾塊玻璃。磨出光來。如同眼鏡一樣。拿他前後分開放了。便可以照遠處的山川人物。何嘗用人的心眼呢。但是這種謠言。也古的狠了。都是捕風捉影的話。萬萬信不得的。你看許多人都是這樣說。到底一查根子。天主堂終沒有誘拐一個孩子。從前同治年間。天津鬧了大事。皇上命曾文正公。秉公查辦。文正公復奏說。

查挖眼剖心一條。實無確據。外間紛言。有眼盈鐔。亦無其事。蓋殺孩壞尸。採生配藥。野番凶惡之族。尙不肯爲。况英法各國。豈肯爲此殘忍之行。這文正公的話。說的透達了。李先生說。兄弟本來也不狠相信。不過述述罷了。但是法國打發這些教士來。終不是好事。張先生說。這話也錯了。天主教不是法國教。教士到中國。也不是法國打發來的。現在普天下。不拘那國。都有天主教。只算國王和百姓齊進天主教的。也有二十餘國。天主教的教皇。住在羅瑪。是他打發教

士們。到各國去傳教。所以關不着法國的。不過法國素奉天主教。又格外保護教士。所以不明白的人都說是法國教。實在不是的。李先生說。教士們各處修蓋洋樓。起造教堂。每年費用甚大。這些銀子。是不是做買賣賺來的。張先生說。不。教士專管傳教。不做買賣的。他們用的銀錢。是西國善士捐助的。李先生說。老兄也是明白人。你想無緣無故。西國善士肯捐這些銀錢。給教士們用麼。依我看來。教士們一定別有深意。只不給我們知道就是了。張先生說。怎麼不知

道。兄弟知道的很明白。教士們和西國善士的意思。無非要行善事。救濟苦惱人。李先生說。教士行什麼善事。張先生說。教士的善事十分多。如同學堂。育嬰堂。醫院。安老堂等。各碼頭都有。你還沒有聽講麼。李先生說。外國人有錢做善事。何不做在本國呢。到中國來做什麼。張先生說。外國也有善舉。比中國還多些。到底有的人善事做在本國。有的人善事做在中國。正發顯他們一視同仁的意思。有什麼不好。譬如直隸水荒。我們江南人也捐助的。若使說江南人只

顧江南是了。直隸水荒。於我無干。不是大壞了事麼。
李先生說。你講的有理。兄弟十分心服。但是教士行
些善事罷了。終不要他們傳教。張先生說。傳教比做
善事更要緊。李先生一聽得這話。就勃然生怒說。你
這話好惹人氣悶。我們中國有多少教門。還不穀麼。
張先生說。老兄請勿生氣。待我細細一講。便明白了。
我們中國人敬的。不過是菩薩。但是菩薩都是死過
的人。從前也吃飯穿衣。同我們一樣的。當初沒有菩
薩以前。天地萬物早已有。怎可以忘了天地萬物。

的主子。偏敬菩薩呢。李先生說。我們不但敬菩薩。還敬天地。那是一定不錯的。張先生說。你敬天地。他們知道不知道。李先生說。怎麼不知道。張先生說。天地是無靈之物。如同房屋一般。你罵他求他。他都不知道。只有生造天地的主子。是極大無比的神靈。我們該恭敬他。現在天主教裡恭敬的天主。就是這個神靈。他沒有形像。沒有身子。沒有起頭兒的時候。也沒有末了兒的時候。不拘那裡他都在的。真是如同中庸上說。視之而弗見。聽之而弗聞。體物而不可遺。到

底天主不是氣。不是理。是一個大神。沒一件事不知道。沒一件事不能做的。世人生死貧賤富貴壽長壽短都是他掌管。都是他做主。人吃的用的和別的東西。都是他的恩典。所以按理推論。該當報答他。李先生說。依你的話。天主就是我們所稱上帝了。張先生說。不。近代的讀書人說。上帝就是頭上的天。但是天主不是頭上的天。是天上的主子。頭上的天。好比房屋一般。天主好比屋裡的主子。你若明白了天主是誰。便知道不得不恭敬他了。李先生說。你講的却是

一番大道。請問天主什麼樣敬的呢。張先生說。敬皇上該守國法。該遵皇上定的禮節。敬天主該守天主定的誠命。和天主定的禮節。李先生說。天主定了什麼誠命。什麼禮節。張先生說。天主定的誠命。有十條。大約的意思。該敬一個真主。別敬邪神。該守教中禮規。孝敬君上父母。該愛人。別害了人家性命財物。別做不拘什麼不公不義的事。別犯姦淫。連邪淫的念頭也不能發有。至於天主定的禮節。就是做教中的幾樣功課。李先生說。你纔說的幾樣都是正理。比方

一個人進天主教。有什麼好處。張先生說。銀錢的好處。一個也沒有。只死後救靈魂。這是大好处。李先生說。靈魂是什麼。張先生說。靈魂就是我們各人的魂。人的身子要死。要爛。靈魂不死不滅的。人死了。靈魂或是到天堂上。永永遠遠的享福。或是到地獄裡。永永遠遠的在火裡燒。這天堂地獄兩樣。都沒有盡頭兒的日子。所以榮的常榮。苦的常苦。關係十分重大。李先生說。天主教裡講的地獄。是不是佛家的地獄。張先生說。不。佛家的地獄是謊話。並無其事。天主教

的地獄。一定有。又是苦不勝言的。所以我們在生。該走一條正路。奉一個正教。盼望死後不下地獄。不然。後來懊悔來不及了。李先生說。我聽你一番明論。覺着心動了。但是我們念書人。怎麼能進天主教呢。若使我一個人進了教。親戚朋友都要不依我了。將來怎麼樣活命呢。張先生說。兄弟如今老實告訴你。我本來也是信佛的。十年前聞得天主教。怎來怎去。認明白了。天主是我的大父母。就決意進教。當時也有許多親朋阻擋。到底我不怕。我對他們說。進天主教。

不犯什麼法。國家准了的。爲什麼進不得呢。我們謀衣謀食。都是各人自己做主。爲什麼身後大事。關係永遠禍福的。倒不能做主了麼。他們看見我立定主意。不肯更改。後來不阻擋了。李先生說。我很喜歡聽你的話。還有別的道理沒有。張先生說。天主教的道理。多的很。不是一天兩天講得盡的。你要知道。可到天主堂裡去。同教士們講講。還可以看他們的書。就漸漸的明白了。李先生嘆息說。哎。什麼樣做得到呢。張先生說。我還有一句話對你說。你如果畏難。可

天天早晚。心中默禱說。天地的大主宰。求你引導我。奉一個正教。別等我死了以後。罰我下地獄。你求了幾時。毅然決然的心自然來了。說到這裡。張先生打了一供。起身走了。三月後回到上海。述給虛白齋主人聽。主人說你一翻高論。却是忠言。我要寫出來。給別人也聽聽。就拿忠言二字。做一篇的名目。

光緒十八年冬虛白齋主人筆

倪大司牧 准刊

上海慈母堂排印

